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五十四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六年春正月辛酉朔不受朝

丁卯以皇城使黄忱領端州刺史六宅使胡田領循州刺史宫苑副使李賨為皇城副使左藏庫副使許慶為皇城副使莊宅副使孫暉為右騏驥副使供備庫副使

李備為文思副使供備庫副使劉子方為西京左藏庫副使内殿崇班閤門祗候程建為内殿承制前文思副使秦世章復内殿崇班以措置荆湖北路邊事司言忱等躬督士卒轉戰有勞故有是命

是月御史中丞蘇轍言劉摯日記内降此章乃正月七日丁卯伏見前年冬温不雪聖心焦勞請禱備至天意不順宿麥不蕃去冬此災復甚而加以無冰二年之間天氣如一若非政事過差上干陰陽理不至此謹按恒燠之罰載於周書

而無冰之災書於春秋聖人之言必不徒說臣謹推原經意而驗以時事惟陛下擇之蓋洪範庶徵哲則時燠豫則恒燠謀則時寒急則恒寒哲之為言明也豫之為言舒也故漢儒釋之曰上德不明暗昧蔽惑不能知善惡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禮失在舒緩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既弛緩故其罰恒燠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亡無寒歲而秦滅無燠年今連年冬温無冰可謂恒燠矣刑政弛廢善惡不分可謂舒緩矣臣非敢

妄詆時政以惑聖聽請為陛下具數其實然事在歲月之前者臣不能盡言請言其近者凡有罪不誅者七無功受賞者四陸佃為禮部侍郎所部有訟而其兄子宇乃與訟者酒食交通獄既具而有司當宇無罪此有罪而不誅者一也石麟之為開封府推官與訴訟者私相往來傳達言語獄上而罷更為郎官此有罪而不誅者二也李偉建言乞回奪大河朝廷信之為起大役費用不貲今黄河北流如舊漲水既退東流淤填遂成道路

臣屢乞正偉欺罔誤國之罪不蒙采納任偉如故此有罪而不誅者三也開封府推官王詔故入徒罪雖蒙德音法當衝替而詔仍得守郡至今經營差遣遷延不去此有罪而不誅者四也知祥符張亞之為官户理索積年租課至勘決不當償債之人估賣欠人田産及欠人見被枷錮而田主毆擊至死身死之後監督其家不為少止本臺按發其罪而朝廷除亞之真州欲令以去官免罪此有罪而不誅者五也孫述知長垣縣決殺訴災

無罪之人臺官有言然後罷任雖行推勘而縱其抵欺
指望恩赦此有罪而不誅者六也秀州倚郭嘉興縣人
訴災州縣昏虐不時受理臨以鞭朴使民相驚自相蹈
藉死者四十餘人雖加按治而知州章衡反得美職擢
守大郡此有罪而不誅者七也近日差除户部尚書以
下十餘人其間人材粗允公議者不過二三人其他多
老病之餘及執政所厚善耳臣與僚佐共議以為不可
勝言是以置而不論獨取其尤不可者杜常王子韶二

人論之然皆不蒙施行夫杜常在熙寧間謟事呂惠卿兄弟注解惠卿所撰手實文字分配五常比之經典及其所至謬妄取笑四方其在都司希合時忱任永壽等旨意施之政事前後屢為臺官所劾兼其人物凡猥學術荒謬而置之太常禮樂之地命下之日士人無不掩口竊笑此無功而受賞者一也王子韶昔在三司條例司謟事王安石剏立青苗助役之法臣時與之共事實所親見及呂公著為御史中丞舉為臺官公著以言新

政罷去而子韶隱忍不言先帝覺其姦佞親批聖語指其罪狀自是以來士人不復比數但以善事權要子弟故前後多得美官令又擢之秘書指目循例當得侍從公論所惜實在於此此無功而受賞者二也張渟資才凡下從第二任知縣擢為開封司錄曾未數月厭其繁劇求為寺監丞即得將作又不數月令權開封推官意欲因權即真遊遷遷上此無功而受賞者三也丁恂罷少府簿經年不得差遣一為韓維女壻即時擢為將作

監丞此無功而受賞者四也其因縁親舊馳騖請謁特從常調與之堂除以至除目猥多待闕久遠孤寒失望中外嗟怨者尚不可勝數凡上件事皆刑政不修紀綱敗壞之實也大率近歲所為類多如此譬如天時有春夏而無秋冬萬物雖得生育而不堅成天之應人頗以類至宜指揮大臣令已行者即加改正未行無踵前失勉强修飾以荅天變臣伏見去年歲在庚午世俗所傳本非善歲徒以二聖至仁無私德及上下故此凶歲化

為有年然事有過差猶不免恒燠無冰之異由此觀之天地雖遠得失之應無一可欺若更能恐懼修省戒飭在位相勉為善則太平之功庶幾可致也臣備位執法實欲使陛下比隆堯舜無缺可指無災可救是以區區獻言不覺煩多死罪死罪陸宇無罪石麟之除郎官政目六月二十一日麟之得官張亞之除真州政目去年十八日亞之知泗州令年六月十九日自真州改府推孫述罷長垣嘉興訴災死者四十餘人張淳權府推六年十月一日將作監丞張淳為府推丁恂除監丞七事當考杜常正月二十二日壬午自少常改太僕此云不蒙施行然則輒奏此必在二十二日壬午前也合依劉摯日記附正月七日　案十

八日上原本誤脫月分

已巳命翰林學士兼侍講范百祿權知貢舉　天章閣待制吏部侍郎兼侍讀顧臨國子司業兼侍講孔武仲同權知貢舉執政聚議始欲用侍御史孫升同知劉摯謂無舊比乃止摯意謂鄧溫伯必進補許將闕其黨疑升必論列故謀以此五十日拘之也此據劉摯日記增入二十二日升改左史

詔五路進士及諸科明法人就試終場零分不滿十人許解一人仍取文理優長者以尚書省言通利軍

等處將終場十人以下零數添解一人不應元祐貢舉敕故有是詔

辛未朝獻景靈宮彰德軍節度使知河陽馮京告老徙知陳州令入見過國門辭疾甚壬申改左銀青光祿大夫觀文殿學士兼侍讀充中太一宮使職官志云元祐間馮京以觀文殿學士梁燾以資政殿學士為中太一宮醴泉觀使燾事在八年六月鄜延路經畧使趙卨言熙河路所占西人良田極多乞朝廷酌中處置樞密院議夏國見通常貢歲時恩賜一切如舊止是分畫

封疆未畢如卨所陳是實西人觀望難於馴服詔卨詳累降朝旨及趙伋開諭悉心講究候西人再來界首即盡理折難務令聽伏伋先被詔持地圖去延安議分畫事卨長子也伋為太僕寺丞當考此時無有在寺差出者三月十六日伋赴三省樞密院稟議劉摯日記五年十月二十七日集都堂議遣趙伋至熙河摯以謂不當遣伋伋乃卨之子也據此則竟遣伋行不用摯議伋實以寺丞出

殿中侍御史岑象求言長垣令孫述決無罪被水災百姓柳閏限內死有司按治得實述避罪飜異請再鞫無差即遇赦不原從之　監察御史徐君

平言知真州孫賁除開封府推官聞賁傲虐不檢穢迹甚著詔罷賁新除　權知開封府王巖叟言左右廳推官各二員公事詞狀初無通管分治明文請除事繫朝省及奏請逐廳通管外其餘公事詞狀並據號分治庶無留壅從之　通州團練使環慶路總管姚兕徙涇原路　先是臺諫官並言冬温乞修政事因及差除

是日正月十二日　輔臣進呈劉摯奏曰人才難於求備惟忠實而有才此上等人也雖無才而忠實其次也小人有

才而可藉以集事者又其次也若乃懷二心有所觀望背公立黨此為下矣不可用也今臣等用人亦隨其所能而已然亦須辨得此數等人才則安排得方穩諭曰極是極是知人甚難摯又曰古之聖人如堯舜猶以此事為難臣等亦曉夕思念務合人情以答天戒呂大防曰臣等不敢不恐懼修省冬溫乞修政事並論差除不當蘇轍疏令附月末要合移見十日

癸酉詔自今祠祭游幸毋用羔羊從禮部請也

甲戌上詣凝祥池中太一宫集禧觀醴泉觀大相國寺

宣德門召從臣觀燈

戊寅京東轉運司言宣德郎趙竦請修徐州百步吕梁乞徐州知通銜内並帶兼提舉堤閘彭城令佐銜内並帶同管當隄閘等字仍差小使臣一員專監河税兼管隄閘公事立課程留滯約束損壞決溢之法從之　右朝議大夫鴻臚卿韓正彦為河東路轉運使右朝奉郎杜紘為鴻臚卿左朝請大夫梓州路轉運副使井亮采

為度支員外郎左朝請大夫兩浙路轉運副使葉温叟為主客郎中左朝請郎直秘閣太僕卿林旦為河東路轉運使左朝散郎度支員外郎郭茂恂為河北東路提點刑獄八年四月二日為戶中左朝奉大夫集賢校理知和州劉定為提點京西南路刑獄三月二日朱光庭有言十六日改命右承議郎王鞏用蘇轍謝景温薦除知宿州劉摯十八日戊寅事己卯資政殿學士知蔡州王安禮知舒州以開封勘到安禮知青州日贓汚不法下京東轉運提刑司體量得

實故有是命二十六日又落職 金州觀察使馮行已卒

壬午左朝奉大夫集賢校理太常少卿杜常為太僕卿左朝奉大夫秘閣校理徐王府記室參軍盛僑為太常少卿左朝議大夫直龍圖閣河東路都轉運使范子奇為集賢殿修撰知河陽侍御史孫升為起居郎劉摯謂執政欲為鄧温伯地念獨升在言路必爭論久欲移升摯持其議既而升連擊范純禮益犯黨意滋欲移升甚摯堅守之至欲禁升以知舉其意類此於是升竟有此

除衆議云西省闕人故也摯即漏舍謂呂大防曰若西
省闕人則劉安世豈不可用大防曰諾令日當先奏知
既對因論人才大防曰方今人才難得摯曰守節持正
終始不變者誠難得也簾中再三曰誠是不變者少摯
遂言若劉安世朱光庭二三人頗有節行可謂不變者
大防曰光庭欲還其給事中安世欲還其西掖皆是舊
職位諭曰安世除甚摯曰中書舍人係昨來已曾除者
可除之人奏知范純禮須與移動摯曰候二十四日一

齊進呈丙戌二十六日乃還朱劉舊職此二十二日壬午所議左中散大夫主客郎中晏知止知蔡州三月二十二日為少府監左朝奉郎集賢校理荊湖北路轉運使唐義問為直龍圖閣知荊南左朝議大夫直龍圖閣知潭州謝麟知江寧府龍川畧志云罷麟潭州李湜代之按湜知潭州乃六月四日然五月十三日湜先以湖北漕權湖南帥蓋麟去潭州湜即權帥六月乃為真帥耳別志附六月四日左朝議大夫直秘閣河東路轉運使謝卿材直龍圖閣為京東路都轉運使右朝奉郎京西路轉運通判官張景先為陝西路轉運判官　左武衛將

軍郭逵遺表乞男思舊制上將軍四人降官職而未復乞致仕及遺表奏補並取奏裁有司以逵嘗任同簽書樞密院事及宣徽南院使詔依見任官條推恩　湖南安撫鈐轄謝麟言措置到蒔竹縣合付楊光銜乞依湖北例與轉近上正使仍帶遙郡知溪峒徽州名目上里堡合付楊昌岳下里堡合付楊晟圓並轉資其武陽關峽城步等寨皆係極邊乞逐寨各添屯兵戍守從之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當考令年正月二十八日乃授光銜徽州使

癸未詔以雪寒給在京工役假三日

甲申熈河蘭岷路經畧安撫使范育言鄂特凌古逼逐溫錫沁父子上青唐樞密院議以鄂特凌古男溪邦月㫖除團練使就除巴溫刺史官號與錫沁同管當邈川一帶部族明示朝廷恩顧以羈縻之詔育密相度以聞六月相度

當考二月二十八日乃除二人

大理司直竇苹等言按元祐大理寺令斷案若定奪事正少卿應避者斷議兩司自來互送卿應避者止免簽書均是有避而立法不一乞並免簽

書吏不互送從之侍御史孫升言臣伏見都水使者呉安持自肆已意刱立條法直申都省從來中書退送工部見行下諸路勘會有無違礙未凖朝廷頒行而安持既以已意刱立未聽指揮而乃擅將刱立條内一項文移場埽于縣鎮用牒往還不候指揮於去年三月内行下外監丞司指揮諸場埽於所屬縣只用公牒往還是致河埽使臣緣此恣横無所忌憚内陽武埽於去年八月二十八日奓墊直至九月八日夜子時方申危急本

埽使過稍草二十六萬並不關申本縣及壕寨楊贇等偷盜官椿橛一百數十條本場占護賊人不肯發遣臣竊以河埽使臣壕寨自來欺弊作過偷謾官司物料習以成風若更不令州縣統轄㸃檢則今後蠹害愈深何由覺察臣謹按吳安持行市易之日與吕嘉問挾王安石勢力𥘉造條法内則三司不敢正視外則州縣監司不得㸃檢内外欺弊積久遂至大壞失陷官錢以百萬計害及公私毒流天下至令未已者良由吕嘉問吳安

持占蔽不及內外官司點檢所致也今日朝廷公明不容小人為姦而吳安持乃敢輒肆欺罔擬立條法亂上下統轄之制使姦猾得自恣縱而又不候朝旨公然行下干紀亂常罪在不赦此而不誅安用執法伏望聖慈指揮付有司推治吳安持不候朝旨擅行條法之罪重行典憲以懲亂法之吏貼黃稱祖宗以來內則臺省按察百司外則州縣監司各相統轄上下相維萬世不易之法吳安持既已申請場埽縣鎮用牒紊亂紀綱而不

候朝旨專輒行下外監丞司施行則是吳安持自造法令不由朝廷專擅施行紊亂國法罪合誅戮又稱吳安持李偉協比為姦自元祐四年建議回河經令三年欺罔蔽惑枉費財用民力不可勝計困獘一方無毫髮之效朝廷一切不問依舊存留在任令又興二渠之役名分減漲水其實猶幸回河蓋馬頭鋸牙見令有官收積物料而梁村口地即目塵生道路之人皆知欺罔獨朝廷聽信不疑方二聖在上忠賢一心大河咫尺灼然吳

安持乃敢欺罔如此愚臣前後奏論而狂瞽之言不足以悟聖主忠憤填臆死有餘責伏望二聖留神省察罷黜吳安持則河事不作生靈蘇息天下幸甚又稱吳安持建議欺罔不顧朝廷利害不𫘤國家費用不愛生靈性命但欲馮藉事權以為姦私令河上所差官非權勢親舊則是本家勾當之人令畧舉四人内苗松年係户部侍郎苗時中之姪見差收支物料却以驅磨為名在京端閑請受劉守信尹涣張資三人皆是吳安持勾當

之人內張資見欠市易官錢物二千餘貫於法勒任差遣之人安持違法抽差本人又欠熟藥所官錢八百貫有朝旨押付本府本監並不發遣又與張資正行管勾安持自出付身不曾申取朝廷指揮任情違法不公乞一就根究施行又貼黃安持既違法徇私抽差本家勾當人張資後來又出給付身令正行管勾避見點檢違法關報吏部稱是不消申取朝廷指揮安持肆意不法乃敢如此元祐章疏有此乃六年正月二十四日所奏也令依附本月日升二十二日已除起居郎

此章或當附二十二日前是日呂大防移疾太皇太后遣陳衍至尚書省問劉摯人材可進用者摯具以六七人對蘇轍王巖叟在馬衍又詰大防第不知大防所對為何也此用劉摯日記增入

乙酉成都府利州路鈐轄司言元祐敕應雅州管下盧山滎經縣碉門靈關寨威茂州龍州綿州石泉縣界並為禁茶地分緣諸州縣鎮皆是接連蕃蠻若行禁止竊慮別致搔動詔罷前敕　夔州路轉運司言施黔州蠻

人入貢乞就本州投納貢布止具表狀聞奏仍厚為管設或以鹽或以錢等第給賜遣歸溪洞從之

丙戌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為吏部尚書先是太皇太后兩諭執政令除軾此官時以軾弟轍初入臺又杭方災傷故徐徐至今（此據劉摯日記增入二月四日又兼承旨）給事中范純禮權刑部侍郎（五年九月純禮自兵侍除給事十二日壬寅蘇轍云云）先是御史中丞蘇轍言（轍劄子稱二十三日不知何月今因純禮改差遣附見）訪聞給事中范純禮近日兩次奏乞外補第一次章既下中書

省吏房獨進熟狀不允第二次方與三省同共進呈竊緣舊例從官出入盡係三省商量然後進呈取旨行下令中書獨專其事中外莫不驚怪雖第二次却與三省共議蓋知其已甚故不敢再作臣忝執法若喑默不言恐令後朝廷紀綱日漸廢壞伏乞問中書省如此等事合與不合三省同共進呈如合係三省進呈因何本省獨進熟狀取旨仍乞依理施行去年十二月十八日內降孫升劾純禮章二十六日純禮白劉摯来去摯令勿遽既踰月乃有此除觀蘇轍此奏豈摯實庇純禮乎當考

左朝散

郎集賢殿修撰知亳州朱光庭為給事中　御史中丞蘇轍言竊見新除給事中朱光庭智昏才短心狠膽薄不學無術妬賢害能本事程頤聽頤驅使方為諫官頤之所惡光庭明為擊之頤既以狂妄得罪光庭本合隨罷而因緣僥倖會河朔災傷遣之按視時本路監司州縣並以依條發廩拯給不至飢殍光庭既至復令呼召上等人户强以積粟與之多者至十數石所費凡數十萬沿邊儲蓄為之一空經今積年猶有匱乏之患尋為

御史所劾朝廷曲加庇覆竟免於戾繼蒙擢用常在言職每月章疏文理猥謬士人無不掩口光庭亦自知人品凡下專務讎疾勝已如楊畏以母老屢乞閑官至今侍養不闕而光庭誣其貪冒官寵遂致母亡秦觀以文學知名朝廷擢為太常博士而光庭加以暗昧之過欲遂廢棄朝廷知其誣罔獎用二人有加於舊而光庭事任如故深以為怪昨者臺諫論鄧温伯事言既不從劉安世賈易之徒皆章疏絡繹繼上而光庭畏縮惴栗殆

不能言及朝廷例皆遷補諸人皆投劾引去而光庭晏然就職畧無愧恥據其人物鄙下實汚流品況給事中專掌封駁國論所寄令朝廷以私光庭上則汚辱國體下則傷害善類伏乞追寢成命別付閑局以厭公議 輟劄

子得之汪應辰劄子稱二十七日奏而無其月按光庭先以五年五月二十八日自右諫議大夫除給事是日輟方除中丞必無先一日論光庭之理光庭既就職八月十八日改集賢修撰知同州二十二日改亳州六年正月二十六日自亳州再除給事令即以輟劄子附光庭再除時更須再考詳　王巖叟繫年錄六年二月十五日朱光庭辭給事中子由時在憲長嘗言之欲遂如所請衆辭之巖叟曰用忠實所得多又垂簾之初排邪

助正甚有力豈可棄命遂下所稱在憲長甞言光庭即正月二十七日奏也左通直郎集賢殿修撰提舉崇福宮劉安世為中書舍人後七日改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仍賜三品服二月四日改除令并書起居舍人豐稷為太常少卿鄭雍之使遼稷權中書舍人於是將以次補御史中丞蘇轍言轍劄子稱十九日蓋正月十九日令因稷改少常乃附見臣聞古之明主為官擇人未甞為人擇官是以衆長並舉而百職皆理臣觀近日朝廷所用或異於此施於閑局猶或非宜況中書舍人者號令之所自出前後

所任必取學問通博詞章雅正播之四方而不怍傳之後世而無疑令豐稷之在此選臣不識朝廷何以取之稷頃撰范純仁太原之詞列四無乃無乃智名無乃勇功無乃咈衆無乃廢備為趙卨延安之告不識聲律朕之煩牧雖未在於禁中汝之功名尚無愧於前人李憲之敘延福有宜吻舊物之言湖北之賞戰功有蓋不得已之語第爾邊勞頒茲寵命蓋不得已其懋承之至於其他乖剌難以具陳如上所指皆足以取笑多士激怒勞臣令朝廷雖乏人奈何以稷當此任哉蓋稷之為人本挾姦佞昔

在小官則以譖靖欺世及列近侍無日不走公相之門頃為許將所援擢之不次及將以議論反復心懐傾嶮得罪朝廷不欲明示貶降量加官職而稷懐其私恩不顧公議曲加粉飾其尤甚者至謂將養心以誠嘉猷屢告若信如此言則是陛下誤逐正人稷雖封還詞頭可也既知公議難奪而加以溢美之詞瀆亂朝廷黜陟之經動搖中外觀聽之實才既鄙下心復懐姦久權外制實恐害政伏乞特降授閑慢差遣庶允公論從之劉摯云子

由言豈稷權披制詞紕繆列其數制皆取笑于外宜降黜豈許定州黨也

右正言劉唐老

言伏見知蔡州資政殿學士王安禮移知舒州竊以安禮始緣人言攻其青州任内貪穢不法朝廷再下監司體按未知今此改任為其有罪而責之邪以為無事而不治邪苟謂有罪而責則舒之視蔡均為便藩如此施行何名譴黜若為無事而不治則今茲易地有何所因又聞安禮常以章辯歸過於指使使臣衆議喧然亦以為笑且身係大臣固當自重乃與使令厮役規利營財

主俸祿之遺餘昧商逘之税入縱非巳物猥屑益彰臣
竊謂官吏在任興販論法固不為輕使小人有犯則罪
之大臣犯此則弗罪則是禁令巳不行於貴近法與天
下公共王者猶不得私況臣下乎伏望聖慈將所按王
安禮事迹明白施行以正朝廷之紀綱以肅官吏之貪
穢正月十九日奏　左司諫楊康國言正月二十一日臣聞資政殿大
學士前知青州王安禮移知蔡州以言官彈奏青州任
內不法事蒙朝廷按驗盡得實狀移知舒州謹按安禮

自小官以至大用自謂姦雄所至恣横前任柄臣已坐濫違罷去年持帥節又以贓汚著聞猶敢公肆姦言文飾罪戾足見凌蔑法度侮慢朝廷大臣若斯可不深治而乃止令遷易自蔡移舒在安禮無一毫之損士論沸騰莫不竊議或謂朝廷優異大臣特屈常法臣雖至愚實所未喻如此施行恐非所以示天下至公也况安禮素無禮義必不謂朝廷屈法以為恩當謂曲見牢籠而愈横若方鎮大臣又有如安禮之不法者不知朝廷將

治之乎又將貸之乎若將治之則何行之於後而不行於此若將又貸則臣恐自此以往方鎮大臣更相倣傚以玩陛下之法矣茍況以謂法者治之端足以輔德而弼教陛下深居九重垂衣拱手雍容指揮而天下莫不傾聽承命遵守詔令而不敢須臾違者以其畏朝廷之法耳令法不行而務寛貸使天下何所畏憚恐非朝廷之福也且法行則朝廷尊不行則紀綱壞漢賈誼曰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大

公無私如天地是法豈可以不行也奈何為一安禮而特屈陛下之法哉伏望陛下深加省察早降指揮正安禮之罪褫奪職名使自循省以誡天下不法之吏則陛下之法行矣臣令區區之言不為安禮一身正為陛下至公之法耳

丁亥詔安禮落資政殿學士仍知舒州（十九日責舒州）劉摯謂安禮非純正之士然慷慨有大節在神宗朝為左丞數數敢論事不小屈於王蔡一時翕然推重但其人治已

不肅性淫侈又喜寵小人此其不至者其才高甚世之悠悠者未可輕議也或云傅堯俞蔵於范純禮輩所教銳欲痛絀之蘇頌韓忠彥不知又佐其說賴呂大防無他意處心稍平故止降小郡不置劾或謂曰不知了得否意欲揚此聲以撩紛紛竟坐唐老康國言再落職劉摯記云云用日記增入
己丑西京左藏庫使楊光衘為供備庫使賀州刺史知溪峒檄州從謝麟奏請也麟奏請在正月二十二日

是月御史中丞蘇轍言臣聞大河流行自來東西移徙皆有常理葢河水重濁所至輙淤淤填既高必就下而決以往事驗之皆東行至太山之麓則決而西西行至西山之麓則決而東向者天禧之中河至太山決而西行於今僅八十年矣自是以來避高就下至令屢決始決天臺次決龍門次決王楚次決橫隴次決商胡及元豐之中決於大呉每其始決朝廷多議閉塞令復行故道故道既高復行不久輒又衝決要之水性潤下導之

下流河乃得安是以大呉之決雖先帝天錫智勇喜立
事功而導之使行不敢復塞茲實至當之舉也惟是時
民力凋獘隄防未備北流汗漫失於陂障由是元祐之
初大臣過聽始開孫村之議欲導河使東以復故道此
議一起都水官吏僥倖回河之功河上使臣壕寨利在
差遣請受相與倡和爭請回河自是公私困竭河北京
東西之民為之不聊生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
下仁民愛物恭儉節用如恐傷之令河本無事而生事

之人公然欺罔坐使公私俱弊臣實深痛之謹采河朔民言效之左右惟陛下裁察夫河自天禧西行及其決於大吳其出西山不遠惟有此地未經淤填比之他處地形最下故河水自擇其處決而北流直至瀛莫之郊地勢北高河遂東折入海其為順便殆天意也惟北京之南孫村在其東岸東接故道其間數十里地頗汙下每歲夏秋漲水多自此溢昔之治河者以為北京宮闕所在兵民夥煩而孫村近在南城之外若使漲水從此

流入故道則一城生聚皆有魚鱉之憂故於河之東岸孫村之南開清豐口以洩漲水流入故道於河之西岸開闞村等三河門亦以洩漲水行無人之地迤邐流至館陶復合入大河昨來朝廷如一依昔人措置則北京每歲夏秋漲水自可無虞城南隄防所費並可省罷自北京以北至瀛莫以南地廹西山漸有岡阜河流至此自不能為害惟有深州當河流之衝所宜經畫今若從武強縣開近東舊河道引河稍東則深州之危必自紓

解然後修治山公一帶北隄令極高厚則河流赴海可無大患矣自令建孫村回河之議先開塞闞村等三河門又於梁村築東西馬頭及鋸牙侵入河身幾半廹脅大河强之使東既河身噎塞則上流陽武靈平等處去秋並告危急漲水至北京之南東西兩岸無所分減又為馬頭鋸牙所廹併入孫村直上北京簽横堤面北京告急嘗稱若雨不止風不定本京必定疎虞其得平安蓋出天幸由此横隄順水隄皆作木岸所費不貲然終

亦不可全恃兼梁村東馬頭下崖至水面高七尺水深
二丈已上若欲開掘馬頭以東回奪河身須及三丈乃
可訪聞入地一丈泥水不可復開雖復傾國應副力亦
不及若欲畧行開掘令漲水衝刷成河則二年以來已
試不效况故道一帶隄内直高一丈上下而隄外直高
二丈有餘架水行空最為危事謹按自來河决必先因
下流淤高上流不快然後乃决然則大吴之决已緣故
道淤高令乃欲回河使行於此理必不可且見令北流

深處水行地中實得水性捨此不用而欲引入故道使水行空中雖三尺童子皆知其妄而建議之臣恣行欺罔居之不疑令雖變回河之名為分水之議據都水奏請本謂回河與減水事體不同所有已修造馬頭三百餘步乞從修河司隨宜措置馬頭既在大河之中横攔水勢泛漲之時理須斟酌可存可拆一面施行朝廷雖許其所請然本司收買馬頭物料至今不絶又與本路監司同奏乞隨宜開導孛口地一帶河槽務令深濶并修

葺緊急隄岸釃為二渠臣觀其指意雖名為減水其實暗作回河之計也且自置修河司以來使過朝廷應副見錢四十九萬餘貫其他公私所費猶不在此數令歲春天共役一十萬人而北流止得三萬東流獨占七萬蓋自來河北只管一河東西兩岸而已令為分水之故添為兩河東西四岸內北流横添四十五埽使臣三十四員河清兵士三千六百餘人物料七百一十六萬三千餘束其為耗蠹何可勝言蓋都水官吏專欲成就決

不可行之故道而庇病已行之北流其欲成就故道則孫村開河馬頭等役當罷而不罷其欲庇病北流則深州武强等患當講而不講建議分水之人利在深州危急以顯北流可廢而東流當開其為不忠莫甚於此北京靈平陽武諸處危急實由分水所致則諱而不言深瀛恩冀去歲無害實由北流隄防稍立之功則指為分水之効其為罔上衆所憤歎臣職在風憲疾之久矣因訪聞習知河事之人頗得其實條畫成圖隨事籤貼指掌可見今隨劄子上進臣雖未嘗閱視

形勢然而朝廷大臣亦未嘗按行其地不可便以都水官吏為信也欲乞聖慈特選骨鯁臣僚及左右親信往河北計會逐處安撫轉運提刑州縣及北外監丞官同共踏行詳具圖録開述利害保明聞奏如臣所言不妄即乞罷分水指揮廢東流一行官吏役兵拆去馬頭鋸牙依上件所陳施行令年春夫仍並撥付北流開河築隄役使所貴河朔及隣路兵民早獲休息國家財賦不至枉費有豐之漸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貼黄稱令河

上夫役不過二月半下手如蒙聖意允臣所請伏乞火急差官前去定奪所貴夫役之前早見可否不誤興役

此疏不得其時附正月末三月末云云當並考　趙鼎臣河渠書云六年四月呉安持奏請開分水河播引漲水納之故道從之令實録並不見開分水河事始惟蘇轍有分水議論疏既附正月末則鼎臣所稱四月或未可信須更考若移轍疏並鼎臣所書入四月末則又與不過二月半下手相妨也恐四月合作正月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五十五至八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黃壽齡

謄錄監生臣李兆文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五十五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六年二月庚寅朔左朝散大夫寶文閣待制守戶部侍郎苗時中卒（政目在九日）是日經筵吳安持侍講馮京初赴侍讀宰臣執政侯讀官畢起詣御前奏事申敘所講所讀之事有未盡或可以因古諷今者從所請也前

此甞已面奏欲如此蓋執政數年間未甞聞上德音上淵嘿謙靖同聽之間未肯出語可否唯於經筵可以講學問之事庶有聞也今日所申論乃仁宗諭宰執以內降事令中書密院執政守條詔明有法者不得更取旨講官講孟子不為管晏事此用劉摯日記增入

辛卯中大夫守門下侍郎劉摯為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龍圖閣學士御史中丞蘇轍為中大夫守尚書右丞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王巖叟充樞

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按呂大防政目及劉摯日記蘇轍王巖叟並以二月二日除執政實錄乃係巖叟於四日本紀因之誤也今改正劉摯自記云前月二十四日有所問摯對以元祐以來政事雖有更張臣僚雖有進退皆天下公議順人心者若異時之是與非固不能保然自有公論也今不若引用正人布在近列以輔佐主上維持善政如此而已若用小人在左右則異同紛紛何待後日也因以數人可保者附奏而轍巖叟在焉遂與摯並命摯不負天地神明聽上所擇耳　吳敏中按凡聞錄范元章言元祐間馮當世以宮使至京師亦時相意已而改命劉莘老此事當考按馮京以此六年正月十一日辛未除中太一兼侍讀五月六日甲子除南宣徽判陳州二十二日庚辰免判陳州仍以南宣徽充中太一明年遂致仕

監察御史徐君平前奏新差權發遣開封府推官孫貢

昨知開封縣所為不法及知真州穢濫匿哀等事未嘗施行責到任不數日自請外補召近詔差知和州而訓辭不由罪出且遠召而來無故而去亦朝廷所宜惜也詔孫貴差知和州因依劄下吏部

癸巳龍圖閣學士御史中丞蘇轍為中大夫守尚書右丞龍圖閣學士吏部尚書蘇軾為翰林學士承旨翰林學士承旨鄧温伯為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先是温伯撰興龍節祝壽詞用負黼扆凴玉几等事字殿中侍御

史岑象求劾溫伯非所當用以祝壽象求差入别試所侍御史孫升繼論之章三上尋有詔復名朱光庭為給事中劉安世為中書舍人及除蘇軾吏部尚書太皇太后諭執政令兼承旨對以承旨令有人問為誰對以溫伯欲俟軾至别降指揮已而蘇轍除尚書右丞故即命軾為承旨而溫伯有是命轍言臣幼與凡軾同受業先臣薄祜早孤凡臣之宦學皆凡所成就令臣蒙恩與聞國政而凡適亦召還本除吏部尚書復以臣故改翰林

承旨臣之私意尤不遑安况凡軾文學政事皆出臣上臣不敢遠慕古人舉不避親只乞寢臣新命得與凡軾同備從官竭力圖報亦未必無補也不聽　翰林學士范百祿為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龍圖閣待制權禮部尚書趙彦若為翰林學士天章閣待制樞密承旨趙君錫為御史中丞　左司諫兼權給事中楊康國言中書省送到畫黄蘇轍除尚書右丞臣伏讀數四為陛下深思遠慮且疑且懼未測陛下選用執政之意將欲垂

衣拱手坐享安靜乎常欲煩瀆聖聰汩汩而不已乎必欲安靜則不宜用轍蓋與令執政相睽矣臣愚以謂睽乖不共事睚眦不同室其勢然也故自聖朝祖宗以來官吏之有嫌隙不和者率許相避蓋其情終不可以强同而適足以敗事故也且以近事言之昨賈易懷州上謝表言蘇轍持密命以告人志在朋邪而害正後易為殿中侍御史轍為御史中丞不可以同處臺中朝廷遂罷易出為淮東提刑如此之類甚衆不可縷陳日近中

書侍郎傅堯俞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彦因理會職事而
輙彈奏堯俞等以謂無禮無儀見欺自解欲擅威權互
相紛爭而又旁及呂大防劉摯蘇頌當時士論不平皆
謂彈奏不當致使堯俞等居席不安紊煩天聽乞解機
務幸賴陛下體察宣押堯俞等依舊供職彈墨未乾遽
擢轍與堯俞等同參大政且轍與易臺中尚不並處況
廟堂之上動繫天下安危豈可與堯俞等共事哉有此
未安所繫甚大所有畫黄未敢行下謹具封還伏望陛

下再三反覆思之精賜裁處貼黄况轍天資狼戾遇事不明自長憲臺前後言事多不中理若使同叅大政必致乖戾紊煩聖聽更望陛下深思追寢新命則天下幸甚編類章疏係二月初三日

詔范祖禹書讀蘇轍彈傅堯俞韓忠彦章已見去年十一月

詔宗室士倪特追魏國公依法别定承襲之人坐以娼女為妾也士倪誰子當檢附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昌州刺史張守約卒

甲午右僕射劉摯朝于垂拱殿立新官班退入第一表

免恩命遂還家以劄子奏云今日依宣旨已入朝所是供職緣見方辭避不敢赴省見居家以盡臣子辭遜之禮前例宣麻後即入省挚以謂未受命先治新官職事又一面辭免皆非是故且辭免居家以聽否可俟受訖雖未謝可以入矣衆頗以為是　内降監察御史徐君平論王巖叟及新除尚書右丞蘇轍論楊康國二章付三省君平言巖叟才不足以不次用之指其向日繳鄧溫伯制非是賈易之徒相繼去而獨留是出處不明誣

善人是冒上乞因其辭免從之劉摯以為君平温伯之所與而不知巖叟昨繳詞頭時在舍人院非有言責止可封繳而已難責以繼論又難責其去也巖叟今日之進誠稍超峻然以人物言之不次不為過也君平意異故有此作轍言楊康國指臣謂昨者不合彈傅堯俞韓忠彦又旁及呂大防劉摯蘇頌此乃是廟堂之仇於法官吏有嫌當避臣之新命決不敢當而康國昨嘗申救傅堯俞韓忠彦是結私恩不可不治其姦邪摯謂轍此

章不作可也

乙未提舉河北鹽税司言請自令許令商賈以所販鹽於有監官處所屬場務依條例輸納税錢召本處等第人户委保出給小引量所賣處人烟地里遠近鹽數多少給鑿日限毋得過三十日搬運赴無監官鎮店從便貨賣依限勾收元引從之　初河東經畧安撫使滕元發言請自元祐二年後賣到鹽數與熙寧中課額比較取酌中一年為法尋下河東轉運司及河東陜西措置

辦事所同相度欲將代州管界賣鹽年額先除去元祐元年所增斤兩仍於舊額內量減零數每年以八十五萬斤爲賣鹽祖額應所管界內外場務並於舊額上據斤兩多少均勻裁減從之（元發五年五月二日已自太原改揚州不應此時猶帶河東舊錄必誤新錄因之當考正）

丁酉詔高麗進貢特賜銀器五千兩（政目云高麗回賜別銀五千）

户部言請諸路轉運司管當帳司兼管當本司文字官職事繁冗乞比類選人充提刑司檢法官州學教授及監

當場務給驛料從之　專切提舉出賣解鹽官孫迥言請西京河陽鄭州并管下逐縣並非本司所差官賣鹽地分其廵檢縣尉等自來所獲犯人並送所屬州縣斷賞竊恐不依條法請令西京河陽鄭州並管下逐縣斷賞有不如法並依本司見管賣鹽州縣條例按劾從之已亥詔文武官有犯同案事干邊防軍政者令刑部定斷申尚書省仍三省樞密院同取旨從蘇轍為御史中丞時所請也去年十一月五日又十二月末

庚子于闐國拂林國遣使入貢

辛丑詔三省集英殿試舉人權罷春宴　詔少府監見計料造皇后重翟等車六乘其罷之御集　詔以富弼預配饗功臣其遺表恩澤特許奏異姓一人餘人毋得引例弼子紹庭請奏塄故有是詔　殿中侍御史岑象求言王安禮平生猥濫至老不悛典領雄藩為惡尤甚近褫職名若及一年還復仍舊於安禮曾無少損伏乞放歸田里或安置散官仍乞將京東路容庇安禮監司悉

加降黜詔王安禮特展一期檢舉取旨京東路轉運使王同老知齊州副使范鍔知蔡州提點刑獄劉賽罰金十斤　樞密院上冬教保甲敕詔行之　夔州路轉運司言本路軍監所產鹽有詔立定分數應副支還熙河路入中鈔退緣逐處自來別無見鹽依入中先後支還其商賈常候三五年間方得請鹽伏見熙河入中射請大寧監鹽係立限十年請將三路熙河路等處入納錢銀糧草射請本路開達忠萬涪州雲安軍六處鹽鈔並

依大寧監年限施行從之　故左班殿直余憲特贈左藏庫副使以死事也何處死事當考　詔内外差遣及本等改易者止給敕無告政目十二日事　是日蘇轍王巖叟皆押入隨班奏事

壬寅江淮荆浙等路發轉運司言請博易糴買綱運斛斗并糴賣人並許人告捕斷罪外每獲不及一石賞錢三貫一石五貫每石加五貫至五十貫止從之

癸卯寶文閣待制知慶州范純粹為户部侍郎左司郎

中章楶為直龍圖閣權知慶州　章楶本傳云時朝廷戒邊吏毋得外侵夏人繇此驕横比入冦乃更斥葭蘆安疆等四砦予之使歸我永樂之人楶奏夏人不知義惟嗜利而畏刑不稍懲革邊未得寧也古者諸侯有罪貶爵削地甚則六師移之令既憚用兵宜稍收入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舉西人之師止當我一路請詔諸路豫具版築俟一入冦即諸路皆出師擇要地而置城砦彼雖猖獗壤地褊小不過一再舉而勢蹙力窮矣又請復安疆砦以固吾圉招部族以離其衆及遣間諜設方畧時伺利出討斬獲甚衆虜不知我師所出並邊部族不敢寧居令附七年十月十二日賊圍環州後

甲辰新除給事中朱光庭辭免除命尚書右丞蘇轍與同列議欲如所請簽書樞密院事王巖叟曰用忠實所

得多又垂簾之初光庭排邪助正甚有力豈可棄乃降

詔不允

丁未左司諫楊康國奏編類章疏六年二月十八日臣僚累具彈奏

尚書右丞蘇轍不可為執政者其事有六至今未蒙聽

納臣自惟遭遇陛下不以臣不肖擢臣置之諫垣者度

陛下必欲激臣懦㐲使之夙夜恐懼思其所以圖報也

今豺狼當路姦惡在朝臣若持祿取容畏憚緘默不為

陛下言之則是臣有負陛下任使矣臣何面目復見陛

下乎此臣所以寧犯顔竭忠而死不願箝口持祿而榮萬一開悟聖聰屏去姦惡使朝廷清明聽斷無惑召來和氣天下大安豈獨愚臣惓惓之望朝論上下端人正士以朝廷為憂者莫不有此望也轍有六事而陛下不以為過此恐陛下以轍兄弟並有文學所以眷奬之厚而用轍之堅也果如此則尤不可也陛下豈不知王安石章惇呂惠卿蔡確亦有文學乎而所為如此若謂轍兄弟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為儀秦者

也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為縱横捭闔無安靜理致亦類其為人也比王安石則不及當與章惇蔡確呂惠卿相上下其所為美麗浮侈艷歌小詞則並過之雖轍亦不逮其凡矣凡弟由此故多得名於戚里中貴人之家其學如此安足為陛下謀王體斷國論與共緝熈天下之事哉王安石以文學進而天下擾擾此陛下之所知也當時呂誨大奮忠義屢疏安石謂亂天下者必此人也又曰必無安靜之理皆果如其言此亦天下所共知也

陛下若悅蘇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猶又用一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狠好勝則與安石無異矣安石進而韓琦富弼司馬光不能並處相繼罷去何哉盡趣向不同而所見者異也正人皆去故安石得以援引同類則呂惠卿章惇蔡確接迹居廊廟故天下擾擾此亦陛下之所知也令陛下顧轍之厚而用轍之堅臣恐宰執之間自非貪榮苟祿有如韓琦富弼司馬光之人不能與轍並處有相繼而去者矣又況復有睚眦者乎則轍

於私計得行援引朋邪又如安石之引惠卿惇確共處廟堂則天下之事又不可知也此皆治亂所繫非同尋常彈奏庶官違法害公之事而已臣今所言上可以繫朝廷安危下可以繫生民休戚此事甚大不可不慮也臣是以忌身捐命不避禍患而為陛下言之惟望陛下深加省察斷自宸衷檢會臣前後章奏降付三省早賜罷黜則天下幸甚　集賢校理祕書郎陳察為太常博士

辛亥詔已令供備庫使誠州刺史楊昌逵知誠州供備庫副使楊昌壽同知誠州自令知州闕遷同知州充無即以前知州子孫充同知如無子孫即令新知州選擇前知州族内忠順協力之人其同知州闕即以前同知州子孫充如無子孫令知州於同知州族内選擇忠順協力之人令荆湖北路都鈐轄司遇有闕即保明以聞

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可考　是日輔臣延和殿奏事畢右僕射劉摯留身曲謝因勸上以勤于學羣臣累年未聞德音方埀

簾之時陛下謙嘿固甚盛德然於經筵宜頻有詢問將逐次所講所讀之書宫中詳閲或有議論即明日見經筵官訪問再令進説所貴講學之道日益聖德　簽書樞密院事王巖叟奏事罷留身曲謝太皇太后諭曰知卿材望故不次用卿更宜盡心以報朝廷巖叟進曰臣久去言路不得欵對清光今欲小陳區區幸垂聽問何事巖叟曰陛下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凡所改更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静百姓無怨嘆之聲此成効

也願信之不疑守而勿失則宗社千萬世之福也但願每於用人之際更加審察葢邪正難辨辨之一差治亂所繫固有外與衆同而中懷異趣不以今日之事為然者惟伺間隙以幸反覆此等不可一日容於朝太皇太后曰此事裏面常說與官家只為官家未甞理會得卿更說與官家因少進而言曰陛下令日進聖學者正為要理會邪正兩字正人在朝則朝廷安人君無過舉天下有平治之理一邪人進朝廷便有不安之象非為一

人遂能致此也蓋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蒙蔽人主無由得知不覺養成禍患耳太皇太后甚然之又進曰或聞曽有以君子小人参用之説以告陛下者果然如此乃誤陛下之言不可聽君子小人無参用之理聖人惟説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則成泰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則成否小人既進君子不肯與小人爭進惟自引去君子既去小人競進則危亂之基也不可不謹陛下常用心於此太皇太后曰會當得巖叟乃退張舜民因巖叟繫年錄誌其墓云六年二

月拜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公力辭詔遣近侍促之視事內謝延和太皇太后諭曰知卿材望故不次進用公遜謝既而進曰陛下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失則宗社千萬世之福也用人之際望更加審察邪正難辨辨之少差治亂所繫又少進而言曰陛下今日進聖學者正欲理會邪正兩字正人在朝則朝廷安人君無過舉天下平治邪人一進則朝廷有不安之象非謂一人便能如此乃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蒙蔽人主無由得知不覺養成禍患爾二聖然之公又進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欲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惟說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成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成否小人既進君子不肯與小人爭進自然稍稍引去君子去小人競進則危亂之基也此際不可不察

幸陛下常用心於此

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鄧溫

伯稱疾臥家固辭新命五上章乞補外癸丑三省進呈降詔不允初王巖叟勸劉摯可因溫伯自請遂出之摯曰待與渠當惡其意為呂大防右溫伯故也會大防謁告摯攜以進呈既復攜以下及大防出始同進呈皆相顧不言傅堯俞獨進曰欲且依前降指揮乃卷之而退先是巖叟又移書督大防摯及堯俞等答曰敢不以身任之然卒不果五月十八日

丙辰大理寺言因舉官緣坐已經恩者如罪人不該原

減聽減一等若再會恩從原減法罪人該特旨及於法不以赦降原減者舉主自依赦降從之

丁巳左朝請大夫張公庠為提點京東西路刑獄尋罷之與知州差遣坐前知深州公使庫違法也公庠罷提刑在四月

六日令并書西蕃鄂特凌古男都軍主溪邦貝昌為化外庭州團練使邈川首領爪州團練使温錫沁男巴温為化外勝州刺史同管當邈川部族月等第支茶綵有差仍令范育告諭鄂特凌古使知優恩及諭温錫沁鄂特凌古屢

欲召汝父子離邈川上青唐朝廷特與巴温除官以破鄂特凌古姦謀之意正月二十四日有此議令乃行之元祐四年正月邈川温錫沁男推恩妻封縣君六年五月鄂特凌古遣温錫沁入貢隴右錄云溪巴烏者嘉勒斯賚凡扎實庸嚨之孫扎實庸嚨子必嚕西納之子也溪巴烏有深識初避禍居河南後益西走依隆博部又別出大酋温錫沁注云温錫沁仁温布之後世有邈川地又云鄂特凌古疑大酋温錫沁被囚在七年八月蓋溪巴烏自别一大酋而温錫沁之子亦名巴温也

講筵所言奉旨進漢唐故事及史記事其間可觀事迹多已錄進請將稽古錄節次進呈以代漢唐故事詔依前旨進故事五年七月十八日

是日輔臣對于延和殿

同問兩宮聖安候奏事已密院退蘇轍面奏云臣聞諫官論臣不已昨日又聞備錄奏狀申三省臣望輕德薄不可以任執政臣欲乞一外任諭曰言官之言皆不當切勿輕入文字并進呈徐君平狀云言事無狀乞賜黜逐諭曰與一外任并楊康國亦與外任轍再奏言決不敢貪戀恩賜取辱天下令日更不入省退留身論事勢先與大防議同留及節議康國所備錄事六狀大要與初狀同意謂轍剛狠自任曽論衆執政不可使之共政

恐懷疑相傾傅堯俞韓忠彦辨理斷案事堯俞不直而
轍劾二人有二章又因及摯輩此蓋言者常事遂以為
仇非也又言曾受張方平贈遺令乃舉王鞏報其私恩
又言不合彈王覿朱光庭不合乞棄智固勝如二堡欲
表裏趙卨又云轍他日必為王安石之亂法度引姦邪
又云決轍去留不可謀於宰執蓋其間恐有曾誤陛下
謂轍可任者有以嫌疑自處者有懷利心不肯忤陛下
用轍之意者今須出於宸斷大概如此內論二堡及王

朱事衆議以為得之他皆無理方軾轍困於流離方平愛其才有所資助此天下之義也豈可以為貨取也軾轍之所取非若方平者亦未肯受也此論鄙哉具以其事奏之諭以為然摯又奏果轍曾言及臣等令便以為讎臣等雖淺陋未至如此以轍為王安石此則事不相類又康國云恐衆執政畏避轍强相引而去天下之事又不可知亦無此理諭曰與一平平外任再奏曰康國之論雖過而其心亦忠諒願少寛容只與一在京差遣

并徐君平亦待移動皆罷言路也俞之因從容論議人物願常以邪正為心辨察其人又因輔導聖志叩以宮中進學如何皇帝答曰見讀孟子論語又說及稽古錄再曰已降出從來未嘗聞上德音今聞是三語也太皇太后又說魏徵長孫無忌事久之乃退逢密院上殿摯諭王巖叟使略謝上保全之意蓋已許罷君平轍隔門上馬衆勉之曰且只入文字不須居家否曰適已奏知遂出此並據劉摯日記增入三月二日蘇轍押入視事先是右僕射劉摯過都

省左僕射吕大防不至大防為摯言欲間日入就當筆日故也摯以為若如此則兩揆於都省遂無聚議恐未安兼門下事簡三日一留亦無害况舊例已如此是日摯過都省大防亦至蓋覺前所云就當筆日始入為未安也大抵都省不可闕宰相又不可不集也問行官制後左相日日入省以門下無事爾右揆間日留中書自有法以中書事繁也元祐元年司馬光作相晝旨小事聽左右丞批判并詞狀亦歸二廳宰相可以精意於大

事至三年四月大防及范純仁拜相遂以光之請為一時指揮事無巨細并訟訴一歸左右僕射收權則可謂之是則摯不知也令自上馬伏几案紛紛落筆惟虞不能畢至五六鼓已逼上廳覽詞狀遂聚廳矣舊中書密院不如此也徐當議復光之制此據摯日記增入不知後來竟復光舊制否當考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五十六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六年三月庚申朔御邇英閣宰相呂大防奏曰仁宗所書三十六事禁中有否上曰有大防請令圖寫置坐隅以備觀覽從之四月壬辰可考

辛酉中書舍人鄭雍為左諫議大夫右朝奉大夫張修

為光祿少卿度支員外郎田子諒為右司員外郎左司諫楊康國為吏部員外郎政目在四日秘閣校理右正言劉唐老為兵部員外郎四日鄭雍云云徐王府翊善陳軒侍講喬執中並為秘閣校理王以例請故也禮賓使邢佐臣為西上閤門副使大名府路副總管從安撫使張璪辟也四月八日當并考知府州折克行通判梁子雅繕葺城壁兵民安居賜詔奬之給事中朱光庭言近除劉定為京西南路提刑按定天資刻薄罪惡不一向任河北路

提舉保甲一路被害衆所共知豈可更擢監司復為一路之害詔依前行下光庭又言竊以監司為一路表率必擇公正仁厚者為之則人人受賜定之姦惡安得預玆選詔劉定為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鑄錢事定改命乃三月十六日令并書定初除在正月十八日是日尚書右丞蘇轍押入隨班奏事已轍留身久之又遣中使閤安押入省楊康國劉唐老皆罷言職為尚書郎劉摯自言論者皆欲分别是非以正黜陟此誠為國之要務所以服天下

然有不可為者以朝廷進退大臣不當用一二人言而罷若遂謂言者為不當而黜之乎則二人之言非盡為失外議一詞率以二人為是矣以二人為是遂罷大臣乎則所指之事未足以為大臣重輕而於國體未便兼亦可否在宸衷開陳之際不能無嫌故止於兩平既以全上恩進任大臣之體又以保二人養忠直之氣難哉難哉中書舍人鄭雍申三省稟康國當作何詞呂大防批云作平詞摯謂大防曰東臺又如何指朱光庭也大

防曰已有嫌迹恐不敢作光庭昨為轍所彈故云爾此據劉摯日記增入

癸亥進神宗皇帝實録上東嚮再拜然後開編宰臣呂大防於簾前披讀未久簾中慟哭止讀令進王巖叟朝論云三月四日常朝起居升延和左相前奏以令日進神宗實録不奏事遂東下於幕次兩宫引公事退入進饍先引實録十一床床一函幕凡三百卷各列東廂久之吏衣黄帕舁簾丞相而下再奏聖躬萬福西廂東向立候修實録官翰林趙彦若給事范祖禹著作黄庭堅起居畢同升殿序立上幞頭服淺色袍烏靴皂帶從西間出俯堦迎實録第一函置案卓對設案啓封兩拜焚香又拜復入簾故事如此今皆用故事左相提舉修與彦若對展

表讀之取第一帙讀開編兩宮皆哭侍臣掩涕少之上
勅太母曰天寒休哭且聽讀讀盡四板上曰進入遂止
趨下再拜又名賜茶茶起右相已降先就次左相再拜
奏修書官推恩事既而促彦若輩謝恩乃出　劉摯日
記四日忌前假假日班朝延和不奏事以令日進呈神
宗實錄進神宗實錄再坐宣宰執同觀先立班宣名奏
萬福宰執而東少立俟修撰編修官起居謝畢同升殿
三省密院由右階修撰官趙元考范純夫黃魯直由右
階升立定取第一冊置簾前案上左相讀數行兩殿舉
哭上勉太母曰天寒恐飲冷氣且止哭聽讀讀四板宣
諭曰可止只進入衆下殿提舉已下告謝移班禮畢退
立執同余執政別班告謝曰伏蒙聖慈以編修院進神
宗實錄宣名臣等使觀覽不任云云移班如之宣賜茶
摯獨升右階茶畢退左相獨奏事再升不久下自再坐
立班前行二僕射左右自皆分立如故後行聞
班然止移右省侍郎為右班首密院不過何也　王巖叟

從容勸上讀書曰古人多早讀經午間讀史及諸子或
唐人有諷諫底詩篇上云如何得入道深對曰讀書要
入道深自有訣須將先聖之言一一著心承當使如先
聖專為陛下說此事則承當得有力讀書方濟事其善
者受之以為法其不善者受之以為戒如此則便如終
日與先聖先賢說話聖德日新矣上論射進曰此讀書
之餘聊以適性則可然非帝王之所學也不宜專留神
以妨聖學就射之中亦有修身治天下之道禮記有射

義一篇說射之法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觀德行矣陛下若取射之義以臨天下凡於事皆平心正己審而後發則發而無不當矣又曰射求諸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此乃聖人因射以教人每事惟求在己不以責人又陛下不可將習射便為帝王之武春秋左傳論止戈為武言能止定干戈使之不作則為武也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

財為七德陛下常以七德為心則陛下之武無敵於天下矣願留神省納幸甚　中書舍人鄭雍言左司諫楊康國除吏部員外郎按故事臺諫官言事稱職甚者不次進擢其次亦敘遷美職或謬妄不職則明示降黜令康國除員外郎謂稱職而遷則員外郎在司諫之下謂以妄言而黜則未見降黜之因詔康國改為郎中韓川亦封還劉唐老除兵部員外郎詞頭云不見所以罷免右正言之故唐老與康國卒俱出守出守在三月二十六日元祐八年五

月黄慶基言劉唐老疏蘇軾與趙高交通誣罔之迹當考揚康國章已見二月四日幷十八日康國魏人劉摯銘其父墓朝安録唐老康國皆論蘇轍故也

甲子詔皇太妃姪右侍禁朱孝孫特與閤門看班祗候

左門殿直朱孝章寄班祗候

乙丑監察御史徐君平為度支員外郎君平自言累論簽書樞密院王巖叟差除不當不蒙聽納願從黜逐故

有是命

己巳御集英殿策試禮部奏名進士

庚午策試特奏名進士及武舉

壬申試明經諸科經律科并諸科特奏名人

癸酉詔右正議大夫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鄧溫伯朝請大夫翰林學士知制誥趙彦若左朝奉郎給事中范祖禹左朝請郎寶文閣待制知應天府曽肇左朝奉大夫天章閣待制知杭州林希各遷一官龍圖閣待制知頼州陸佃為龍圖閣直學士著作佐郎黄庭堅為起居舍人都大管勾入内内侍省都知張茂則與男一名遷

一官承受入內內侍省內侍押班文思使嘉州刺史梁惟簡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管當御藥院寄供備庫使陳衍供備庫副使郝終吉內殿承制馮珣各遷一官內陳衍寄資溫伯等並以神宗皇帝實錄書成賞功也

佃庭堅二十六日二十八日可考劉摯十四日記云實錄修撰官推恩提舉官從別制外餘不以歲月久近在內外例增入一秩諭中書令十六日進熟狀

殿中侍御史岑象求為金部郎中以避蘇轍親嫌也　詔御史中丞舉堪充殿中侍御史二員翰林學士至諫議大夫同舉堪充監察御

史二員以聞　三省言武舉絶倫人辛育等十六人弓應法弩射得與三班借差減五年磨勘邊上指使差遣依令支賜弓不應法弩射不得欲且令溫習事藝内借職郭彦卿弓應法欲減三年磨勘特賜袍帶靴笏從之

乙亥權發遣河東路轉運使林旦面辭賜三品服面辭當考

詔入内内侍省都知張茂則與孫或姪有官人一名遷一官前詔勿行又詔神宗皇帝實録書成其修撰官錫賜令入内内侍省取旨内故提舉官司馬光吕公著

各賜銀絹各三百匹兩並付其家　殿中侍御史岑象
求言右朝奉大夫宋彭年向知邢州穢濫不檢郡政頹
廢乞朝廷委官體量或投之散地或授以閑局詔河北
轉運司體量詣實以聞　鄜延路經畧使趙卨言若西
人來延安府商議分畫熈蘭界至一向倔強要還本國
未審如何回答不致阻絶詔趙卨以前後指揮數演節
次令所委官婉順應折如堅不聽從便欲歸國即徐云
此來開諭於理當然今既全不相聽即當具此申覆樞

密院以俟指揮或西人須要暫歸本國亦聽其便仍諭以使副到本國亦須更與近上首領詳悉商議若申覆樞密院後萬一別有處分當令人於界首相招即請來延安府商議務要覊縻西人不致阻絶其西人未肯聽從合申覆事令趙仮赴三省樞密院稟議始㕍連檄宥州俾遣首領來聽疆議久之不答既而順寧砦捕得生虜葉烏瑪乃所使出入漢邊達言語通事類者㕍厚予金帛俾以朝廷懷柔意歸諭葉普曰朝廷令夏國遣人

來聽疆議非憚汝也特以和好垂成不忍遽自絶爾葉普欲和即來不欲從汝自便移書往反不若遣使面議之詳汝嘗為行人非寇也汝歸以吾言告葉普時葉普方集數萬衆於密木開將以某日寇凞蘭烏瑪至賊期乃緩遽遣親信咸明瑪烏葉結凌丹來高呼前詰折開曉累日瑪烏等辭窮曰公言無不是皆為民為國奈我家不利何正月十二日

丙子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特

授正議大夫實錄成大防當遷通議大夫其祖諱通執政同進呈請超遷之大防固辭不許　先是一日延和奏事畢大防面奏臣近有劄子乞罷實錄提舉官推恩決望允從竊聞有旨中書具推恩例伏乞用近例許免奏訖先退右僕射劉摯及兩省以例進呈真宗實錄并正史成提舉並轉官後來仁宗英宗實錄并兩朝正史成提舉韓琦曾公亮王珪並辭之但賜器幣有差珪又增一子六品服諭以大防官尚卑可勿聽辭令晚可鎖

院摯奏兼神宗實錄功緒甚大實宜增秩然大防當遷通議大夫通字犯其祖諱理當避官制以前祖宗比例首相多是超轉令可改兩官為左正議大夫不為過又諭曰避諱自來如何對曰若百執事則寄理官資候再磨勘日轉兩官令大防首相恐難用此諭曰甚善又奏宰臣轉官須宣名學士面授旨難擬熟狀容中書具轉官及加恩等事奏入乞留中作中旨施行可之退如所奏具狀進入草制者中書舍人直學士院韓川也此據劉摯

日記增入

丁丑殿中侍御史岑象求言王安禮向在青州縱恣不法節度推官倪直侯者助其為惡掌公使出納不明及發露遂匿其籍陽為尋訪終不獲穢濫不悛吏民具知請下本路體量果有實狀乞致之法詔本路轉運司體量以聞　中書舍人韓川言新除陸佃龍圖閣直學士按佃為人汚下無以慰天下之望詔命詞行下初四日除先是佃及黃庭堅除命下中書川並封還是日呂大防不

入川過都省禀議劉摯諭以佃為侍從十餘年昨乞外任自當加職是時方以言者有所及故降旨候實錄成不轉官加職令書成行前旨爾言者所指後制獄根究無罪也川曉然而去庭堅方議之此據劉摯十八日所記增入韓川同繳佃及庭堅除目令先行佃詞庭堅竟罷在二十八日丁亥

詔河外麟府豐州上番四將並兼都同巡檢與堡寨使臣同管邊面及賊盜公事更不下番依極邊堡寨使臣及陜西將官賞罰仍廢罷河外都同巡檢六員上番兵馬從河東帥臣范純仁

請也

辛巳左中散大夫晏知止爲少府監正月二十二日以主客知蔡州

壬午御集英殿賜進士諸科馬涓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假承務郎文學總六百有二人涓閬中人也宗室八人子淵自第四甲陞第二甲餘遞陞一甲宗室自英宗增置教官及講課之法神宗又廣出官之制人競爲學令遂與寒俊羣校進退蘇頌有孫象先在三甲王巖叟有子撫在四甲二人并諸宗室皆下殿謝故事兩制以

上方謝也此據劉摯日記增入

癸未賜特奏名進士諸科劉必以下同出身假承務郎京府助教文學三百二十三人武舉進士賈君文等二十三人

乙酉御延和殿太皇太后宣諭曰令歲御試考較定後兩日方唱名於内中火禁非便其令自令後見考試次第旋定唱名日

龍圖閣學士前知杭州蘇軾言臣近蒙恩詔召赴闕庭竊以浙西二年水災蘇湖為甚雖訪

聞已詳而百聞不如一見故自下塘路由湖入蘇目覩
積水未退下田固已沒於深水今歲必恐無望而中上
田亦自渺漫婦女老弱日夜車畎而淫雨不止退寸進
尺見今春晚並未下種鄉村闕食者衆至以糟糠雜芹
蕁食之又為積水占壓薪芻難得食糟飲冷多至脹死
並是臣親見即非傳聞春夏之間流殍疾疫必起逐州
去年所糴常平米雖粗有備見令州縣出賣米價不甚
翔踊但鄉村遠處飢羸之民不能赴城市收糴官吏欲

差船載米下鄉散糶即所須數目浩瀚恐不能足用夏秋之間必大乏絶又自令已往若得淫雨稍止即農民須趁初夏秧種車水耕耘之勞十倍常歲全藉糧米接濟見令已自闕食至時必難施功縱使天假之年亦無所望公私狼狽理在必然臣去歲奏乞下發運司於江東淮南豐熟近便處糴米五十萬石準備浙西災傷州軍搬運充撥出糶賑濟尋蒙聖恩行下云已降指揮令發運司充撥合起上供並封樁等錢一百萬貫趁時糴

買斛斗封樁準備移用送户部依已得指揮餘依浙西鈐轄司所奏施行聖旨既下本路具聞農民欣戴始有生意而發運司官吏全不上體仁聖恤民之意奏稱淮南江東米價髙貴不肯收糴勘會浙西去歲米價例皆髙貴杭州亦是七十足錢收糴一斗雖是貴糴猶勝於無米坐視民死令來發運司官吏親被聖旨全不依應施行以米貴為詞更不收糴使聖主已行之命頓成空言飢民待哺之心中塗失望却便指準前年朝旨所撥

上供米二十萬石與本路內出糶不盡米一十六萬七千石有零充填令來五十萬石數目外只乞於上供米內更截撥二十萬石與本路相兼出糶竊緣上件出糶不盡米一十六萬七千餘石久已樁在本路臣元奏乞於發運司糴五十萬石之時已是指準上件米數支用外合更要五十萬石令來發運司却將前件聖恩折充今年所賜吏民聞之何由心服臣已累具執奏未奉聖旨令來親見數州水災如此飢殍之勢極可憂畏既忝

近侍理合奏聞豈敢爲已去官遺患後人更不任責伏
望聖慈察臣微誠垂愍一方特賜指揮發運司依元降
指揮除已截撥二十萬石外更兊撥三十萬石與浙西
諸州充出糶借貸如發運司去年元不收糴無可兊撥
即乞一面截留上供米充滿五十萬石數目却令發運
司將封樁一百萬貫錢候今年秋熟日收糴填還若朝
廷不以臣言爲然待飢饉疾疫大作方行賑濟即恐須
於别路運致錢米雖累百萬亦恐不及於事貼黄稱發

運司奏云淮南宿亳等州災傷米價高處七十七文江東米價高處七十文竊緣臣元奏乞於豐熟近便處收糴訪聞楊楚之間穀熟米賤令來發運司却引宿亳等州米價最高處以拒塞朝旨顯非仁聖勤恤及臣元奏乞本意又貼黃稱若依發運司所奏將出糴不盡一十六萬七千有餘石充數外猶合撥三十四萬石方滿五十萬石數令來只撥二十萬石顯虧元降聖旨一十四萬石而況上件出糶不盡米已係前年聖恩所賜發運

司不合指準充數顯虧三十萬石又貼黃稱如蒙施行乞下轉運司多撥數目與蘇湖州如合賑濟更不拘去年放稅分數施行又貼黃稱若又行下有司反覆住滯必不及事只乞斷自聖心速降指揮自此方得請留撿詳修入去年十一月末起居郎孫升權中書舍人提點淮南東路刑獄賈易為侍御史王巖叟繫年錄云三月二十八日聚都堂見賈易除侍御史除目初易以言鄧溫伯不行乞出得淮東憲公議甚以為惜而用事者不悅獨與鄭州梁況之久不召因中憲與易補御史未及進呈太母諭曰賈易好臺官可侍御史諸公語皆塞此事當考直龍圖閣文及為集賢

殿修撰管勾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右朝奉郎文貽慶為兵部員外郎（四月二日孫升言及五月二十四日貽慶改除）左司諫楊康國知衛州右正言劉唐老知絳州監察御史徐君平權知鄆州以康國等累乞罷新除從外補也康國尋改相州（康國改相州在二十九日令并書王巖叟繫年錄云二十八日入劄子乞留君平當考）是日輔臣奏事太皇太后諭以賈易能言事可除侍御史僉謂聖明知臣每如此可喜也楊康國初除磁州既而韓忠彥謂呂大防曰康國磁州太甚比唐老絳州殊不類劉

摯本亦謂康國此除不平然唐老有主之者故摯不欲

摘之令早漏舍但畧云磁州動著見任并已除共兩人

大防曰不奈何摯即默默蓋深惜事體不欲有異至是

因忠彦語即好言曰誠是誠是康國久在言路令自左

司諫改吏部郎中得磁州比唐老為右正言半年改兵

部員外郎得絳州差不同莫改一州與絳比者足矣大

防欣然曰甚好遂改衛州康國自言昔官於衛死亡者

五願換相或懷因以相授之摯謂康國辭衛可也惜乎

其指名以有求也此據劉摯日記增入　給事中朱光庭言神宗皇帝實錄書成修撰官陸佃除龍圖閣直學士按祖宗事例當進官未嘗加職詔依前行下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晁端彦奏請應汴河糧綱每歲如搬運八千石已上或不滿八千石拋欠滿四百石押綱人差替綱官勒充重役滿六百石軍大將殿侍差替使臣衝替外各展二年磨勘若行一運已上不以運數將一年搬過斛斗都數以八千石為一運每八千石遞加一百二十石準

此若加外有剩不及八千石即以一千石上當欠一十五石會計其千石已下零數更不收使如至任運不限斛斗數但拋欠通及一千五百石除該差替衝替外更展三年磨勘其初運但有拋欠仍無故稽程至罪止者亦行差替重役從之

丙戌措置荆湖北路邊事司言相度誠州知州闕合還補子孫承襲詔自今後誠州知州同知州合承襲人知州與供備庫使誠州刺史同知州與供備庫副使

丁亥御延和殿太皇太后宣諭曰皇帝每於內中看讀餘暇頗亦習射人君自當兼治文武皇帝敏於事業纔執弓矢即已精熟近日已射數斗力弓矣　户部郎中槃伸為殿中侍御史伸辭不拜詔知大宗正丞事安鼎為監察御史祕書丞姚勔為右正言伸為左中在四月十四日　劉摯云伸乃故吏嘗薦為監司其人至公清修廉明有學問才長於斷但恐傷於隘少容耳鼎聞亦讀書不妄作一鄉夫子耳孫固稱之勔有學行摯同年生既及第以母

老不仕甘貧二十年元祐初朝廷起於致仕純靖端良不茍之士也顧臨知之摯評三人者如此初伸鼎並用舉者除臺官摯謂執政曰伸舊所舉於例當避鼎恐不協人望然竟用鼎而伸以摯故改他官　先是中書舍人韓川言新除黄庭堅為起居舍人伏以左右史職清地峻次補侍從而黄庭堅所為輕翾浮艷素無士行邪穢之迹狼籍道路封還除命封還除命見此月十八日呂大防必欲用黄庭堅請再下太皇太后曰恐再繳不如只依例改

官乃詔庭堅行著作佐郎劉摯謂庭堅能文於詞掖為宜故廟議畧其他青為官擇人懲近時詞令不振之弊然庭堅少年之過耳顧不為公論所赦惜哉始摯為門下侍郎甞謂大防曰兩省闕官甚多恐須早補西掖當以豐稷次遷大防曰然蝺頭可補陳軒否摯曰固可然猶不若孔武仲黄庭堅並補大防曰誰可補司業摯曰軒可也大防曰極好但庭堅恐招人言摯曰二人有文故朝廷用之若言者誠有理朝廷從其言而罷亦非朝

廷遺人也乃擬除目稷自起居舍人遷郎武仲自司業遷起居舍人軒自徐王府翊善遷司業除目既定其日晚集大防又曰稷不若便遷詞掖更以庭堅補足蝺頭摯曰此固從來所議甚善來早可白知諸公時五年十月七日也翌早大防纔至漏舍即名三省既坐大防展除目語傅堯俞曰稷宜使補西掖却别補一吏許將遽起身以手指除目撓曰陳軒可也大防愕然已入其語顧堯俞曰以軒補之摯疑其故以相示即曰初不聞此

商量大防面發赤曰軒莫亦得將曰軒高科遲却此官已二十年矣是將同牓也頌亦曰軒有文行曾與之同官摯素聞堯俞及將以軒干大防非一日而大防固已婣婭許之至是忽爲將猝然鈔詋刼之以軒故氣塞無能可否黽勉遂之及聞摯所對則又不能無𢡖䗈故見于色尋呼班入殿門摯就語大防曰悳昨議庭堅守大防呿而已既對堯俞欲出此除目大防目之曰且未進下殿行語諸人曰待商量黃庭堅翌日又聚議補螭頭

事大防為堯俞及將所干逼決欲用軒摯告之曰此官

非他比若不為官擇人初除猶未覺可否異時一遷遂

見其弊誰無同年誰無鄉里於國家名器可以徇人而

不擇乎大防笑曰公未免分別南人南人如軒莫粗可

用摯曰非分别也向所議武仲及庭堅豈非南人軒非

不可用也恐於此官非宜耳摯料大防許之已堅因曰

令若不得已當與軒然使相公於差除甚難既欲協公

望又要應付人情誠不易不易大防面發亦大笑曰休

休且與了之然訖未了也豐稷六年正月二十六日仍自右史為少常此除目竟不進呈故也居月餘大防又謂摯曰螭頭久闕須與了之摯曰極是大防曰莫且依前時所定摯曰不記誰何曰黄庭堅與孔武仲誰資深又曰陳軒且與館職為司業雅宜也又曰岑象求亦好司業摯曰象求固好但方到臺無名遽移大防曰且與陳軒摯唯唯而已大防又曰只是難保摯因曰更請相度已而三人皆不遷大防此時雖欲除軒司業然卒不除六年三月二日乃自朋善加祕校七月八日除起人及是因實錄成六年三月始

用庭堅為起居舍人既而罷之三月二十八日居四月武仲乃與軒並為左右史七月八日武仲以集校司業兼侍講除左史軒以祕校明善除右史此段專以劉摯日記增修可見當時除官之不易也擬左右史自五年十月至六年七月乃定御史中丞趙君錫言高麗國三佛齊國進貢使副已下擅入棘盆觀看奉詔館伴押伴官等並特放罪臣竊惟遠人入貢有司當守著令令館伴官等廼敢輒於觀燈之夕公然廢越法制辱國誤朝宜在不赦詔館伴押伴官並罰金六斤　始蘇轍為御史中丞論回河三事其一乞存

東岸清豐口其二乞存西岸披灘水口其三乞除去西岸激水鋸牙朝廷下河北監司相度惟以鋸牙為不可去轍既執政於殿廬中謂呂大防曰鋸牙終當如何大防曰無鋸牙則水不東水若不東北流必有患轍曰分水雖善其如北京百萬生靈每歲夏秋常有決溺之憂何且分水東入故道見令故道雖中間通流兩邊淤合者多矣分水之利亦自不復能久劉摯曰令歲歲開撩正為此矣轍曰淤却一丈開得三尺何益若於漲水過

後盡力修葺北流隄防令能勝任漲水撤去鋸牙免北京危急之患此實利也摯曰河朔監司皆不如此言為之奈何轍曰外官觀望故爾何以言之張璪雖言鋸牙當存而乞大修北京簽横隄所費不訾則準備鋸牙激水之患矣大防曰河事至大難以臆斷轍曰彼此皆非目見則須以公議言之也及至上前大防摯皆言以分水為便轍具奏上語太皇太后曰右丞只要更商量耳轍曰朝廷若欲審重乞候漲水過見得故道轉更淤高

即併力修葺北隄然後撤去鋸牙如此猶且穩便既至都堂大防摯令批聖旨並依都水監所定輙謂堂吏適已奏知乞候漲水過别行相度摯大不悦大防知不直意稍緩明日改批不得添展而已此據龍川别志及賴濵遺老傳附三月末